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良一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迷爲養鼓流於虛偽浮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溺枯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特以絕學返樸復乎無爲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解簡旨奧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先蹈之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待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者之所以明道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讀

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詔爾抉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己妄意管見仰稽
睿訓演爲義解離爲十卷并蛙甚下識固不

達於雲天瑩爛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亦足以彰

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選擇之幸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遺歟臣章安謹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解簡其旨遠學者當然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

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

真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未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散離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

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

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周襄文弊天下奔
馳於末流多驕於聰明淫僻於仁義素樸

日鑿而不能朝徹見猶留連手榮辱之境
鹽摩乎好惡之場至於以人滅天以故滅

命何道德之云故老君著書九九篇絕學

返樸復平道紀深根固柢冥於泰初以道
名之常論天地萬物之始母以有無之常
觀至變至精之微妙復命以體神知和以
守氣通常而復平無名德常而至平歸樸

○皆所以明道德之常也有常而不變故謂
之經緯則錯綜往來故謂之變經有一定

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言意曰辭指意曰
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寓道之旨故遠
而明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
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非所以得道然捨

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惟冥於道

者契會於言意之表合平元一而復平真
常故曰默識而深造之嘵道非有心者所
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默識深造是謂

玄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
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

富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
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群寶而不見

其吟畦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

之群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道
不可言也託於言聲之間皆道之楷粕爾
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
爾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

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謝之不一應

生謂之母

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故無名者氣

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爲天地之

始有一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

故爲萬物之母以其氣始謂之始以其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

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

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其常名與常道
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
安得以新故始終議其將故曰莫知其終
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
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能名
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
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萬大智並觀趣無不可燒憶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上曲棄有著空徇未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絕之無見無於有爾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真常之無也即無而有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於無爾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真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微即有無之境有微妙之觀然微妙宜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混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御注曰道本無相孰爲微妙物我同根是

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爾

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窅爾無相孰觀微妙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冲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玄之爲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

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臣義曰天肇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夫有

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玄亦至矣神由是出靈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爲而爲而人之靈物之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託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玄故以首篇言之神生於玄而元爲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天下皆知章第二
斯不善已

御注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異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異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

與不善之能累哉

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性本玄同孰有二致麗乎善不其致不一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得莫然自為而各宜其所為何以知為也絕澆朴散離道而嚮於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捨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為之對何有已耶物之神奇莫爾係夫世之美惡爾迭徙於化道可者貴則美惡果何辨哉理之是非用捨係夫世之善否爾緣幾之會應時為當則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相為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聖人物我玄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矣季咸若神而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玄珠之遺而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注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歸所以陷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也相傍相靡而交相漬爾然疲役而不知所

之著用群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徒出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出迷入而不能自止世人認而有之與接為構以妄為常相乃而交相傍相靡而交相漬爾然疲役而不知所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然則由美易也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也皆其理之必然也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然則由美

○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六對之境雖皆道之寓而妙用之所託宿然後於緒使出離乎道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注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為之對不可不為也

見於有爲則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爲之辨則不可無言也見於有言則理有當懲涉於有爲有言之城則孰能忘累聖人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常復朴玄同是非不爲美惡善

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自而擾故未始有言爲之累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爲而用天下者也故曰處無爲之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也故曰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

不尚矣故曰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盜

御注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駁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直爲盜日中亢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曰不爲盜莊子曰前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放斃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臣義曰聖人之在宥天下也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馳安於性而將與道同復制乎情而將與天同理故皞皞然歸於自得之場熙熙樂於無事之城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以制動摩利害於榮辱之途逐名靡於形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有矜攬實行而慕

不載若谷應聲不揚不抑洪纖不遠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氣之所運大巧之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乎天機之所役精神心術萌乎氣機之所作天與之形散於萬殊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認而有之孰能生生故曰生而不有無爲而爲雖爲而我何恃也功成於天雖成而我何居也有我則有居在已無居則物莫能遷有居則轉徙

尚忘己小人背道返馳賣售貴貨而徇遷失身彼以賢尚而鄙我之不已若我以彼勝而愈已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彼以貨貴勝我也所無我以彼矜而嫉彼之所以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利者盜之起嚮於名者失於徇外耽於利者喪於逐末故不尚賢則民無夸跋不貴貨則民無覬覦夸跋之心志則何爭之有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於初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不賤用物則民不背本故民乃足民足則不爲盜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宋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

違害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孰

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於一德同乎泰初

神凝於太虛氣襟平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宇其心休休焉彼

昧者五慕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鑿妄欲日闢其心於擾構之間故心爲之憤相攘而取捨之情流於偏目之妄見意之

利之可欲爾焦火之熱凝冰之寒斬斷得失憤亂若此奪於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志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彊則或殉名而不意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骨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禁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

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矣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臣義曰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體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

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人間其天物實其欲有形者形爲物役有心者心爲形使私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爲之并毗天和爲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宋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營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爲物攝五官以爲主統萬善以爲宗通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遊其契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烽用鮮光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爲物空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因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乎實實則贍足於己而外無

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跋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之謂之志志之彊也其嚮無方則勞於營爲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

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雖以復乎無爲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爲高自後而不爲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爲之行藏緣彼好惡爲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論滌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骨要乎彊彊則特立而有常獨行而有造全天之守而不違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體不息日進於是謂彊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教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化成於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辭其勇技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爲也爲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爲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爲物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爲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御注曰辯者不敢聘其辭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灑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化成於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辭其勇技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爲也爲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爲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臣義曰聖人遊人間世應帝王而立平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朴其能熟然無爲也哉其爲也出於無爲非無爲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成其所自成曲全乎天而無夭閼格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星辰得其序上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治如此而民至於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爲治之至也如此

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過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大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卷一

十八

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爲體哉體且無矣孰爲用哉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通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手中冲之用也冲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陰陽之造故陰陽爲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爲強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爲弱強而用之其剛必折弱而用之其柔必殆冲者道之見於氣也其氣均以和爲冲交通而成和細緻而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通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手中冲之用也冲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御注曰莊子曰鯤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爲物測遊於物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

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生故道為萬物之本宗矣羣有之實歸乎至虛羣有之動屬乎至靜惟虛與靜所以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萬物宗於道未始為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

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含者與之避

廣宣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宣同其塵之

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鳥用智不斷鳥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

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臣義曰銳者物之利紛者事之交其銳不挫則其利也傷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傷則爭雜則亂故挫其銳則渾然而全於天

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形謀成光修身明汎未能忘我也立我為累去道遠矣光矣而不耀則其光也和於物而不乖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也同於物而不異至於此則情繫都忘物我玄同彼是不立無入而不自得也

隱兮似或存

御注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悵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臣義曰闕道具而弗示杜德機而不發復

乎無為遊乎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恍惚而物或有焉此溫伯雪子得於目擊之間也若亡而此者也傳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

故道為萬物之祖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象帝之先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始也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象與帝群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出故曰象帝之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